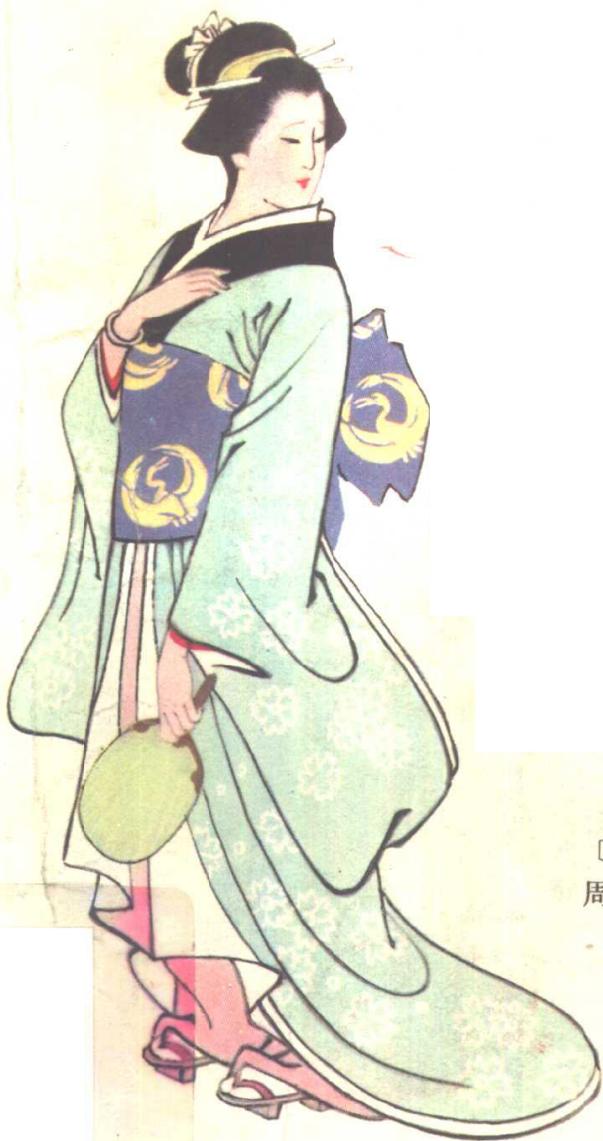


心



〔日本〕夏目漱石著
周炎辉译



心

〔日本〕夏目漱石
周 炎 辉 译

漓 江 出 版 社

责任编辑：刘硕良
装帧插图：翁文忠

外国文学名著

心

〔日本〕夏目漱石 著

周炎辉 译



漓江出版社出版

(南宁市河堤路14号)

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民族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787×960 1/32 8·625印张 插页7 135千字

1983年10月第1版 1983年10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78,500 册

书号：10256·88 定价：0.85元



作 者 像

译本序言

夏目漱石在本世纪初的日本文坛上，是一颗灿烂的明星。讨论日本近代文学，都必然要提到他的名字，都必然要列举他的作品；任何人撰写日本近代文学史，都不能不为他，或为他与森鸥外（1862—1922）另辟一个章节。他的《我是猫》、《哥儿》、《心》等，都是脍炙人口之作，在日本可以说是妇孺皆知的丰碑。他的作品影响深远，出自他门下的许多优秀作家，如芥川龙之介（1892—1927）、寺田寅彦（1878—1935）、久米正雄（1891—1952）等等，无不焕发出异彩。

夏目漱石生于明治维新的前一年，即一八六七年，歿于一九一六年（大正五年）。可以说他的一生是在整个明治时代和大正初期度过的，他经历了日本资本主义上升并迅速走向对外扩张的时期。

明治维新是一场自上而下的不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，也许只能说是一场改革。但这场改革为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了道路，使日本的历史前进了

一大步。明治初期，新政权提出了“富国强兵”、“殖产兴业”、“文明开化”三大政策，努力效法西方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，扶植、鼓励资本主义的发展。此时资产阶级处于上升时期，充满了进取精神。但是，这场改革毕竟是由天皇制国家自上而下地进行的，因而残存了浓厚的封建色彩。最突出的是近代天皇制及其军国主义的发展，昔日的封建领主武士成了资本家，成了“华族”，有的成了高级官僚，后来又形成垄断资本集团。所以日本资本主义形成伊始就带有封建性、军事性，很快就走向垄断。他们自己还没有完全摆脱对别国的从属地位，就开始走上向外扩张的道路，于一八九四年发动了中日甲午战争，一九〇四年发动了日俄战争。

明治初期兴起的“自由民权”运动，是由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知识分子，不当权的地主资产阶级分子为首发动的，他们主张“民定宪法”，宣传“主权在民”，鼓吹个性解放等。但这个运动不久就被镇压下去了。封建领主武士的道德不但没有彻底清算，反而在新政权下以另一种形式得到发展，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受到压抑，许多知识分子感到苦闷。

日本近代文学经过明治初期的启蒙，曲曲折折地，经过浪漫主义时期，到明治三十年代（1897—1906）下半期兴起自然主义文学运动，近代文学才真正确立起来。受左拉文艺思想影响的作家们想追

求个人的独立和自由，但却碰到时代的森严壁垒；他们想正视现实本身，但后来却落入了肤浅的写实主义。

夏目漱石就是在这样一种历史条件下从事他的写作活动的。他是一个才气横溢的作家，兼有和（日本）、汉（中国）、洋（西方）三方面的文化素养。一九〇五年一月，他在《杜鹃》杂志上发表了《我是猫》的第一节，引起了极大的反响，从而确立了他的作家地位。接着，他在续完《我是猫》的同时，创作了《薤露行》、《伦敦塔》（1905），《哥儿》、《旅宿》（1906）、《疾风》（1907）等作品，成了一个蜚声文坛的大作家。后来他辞去原来担任的教职，专门从事写作，相继发表了《虞美人草》（1907）、《十夜梦》（1908）和三部曲《三四郎》（1908）、《从那以后》（1909）、《门》（1910）。逝世前三年又写了《心》（1914）、《道草》（1915）、《明暗》（1916，未完）等。

夏目漱石不赞成当时一般的自然主义作家那种肤浅的写实，他以严肃的态度对待社会现实，他愤世嫉俗，看重伦理观念。对于社会上的丑恶、庸俗、虚伪，他或嘻笑怒骂，或正面呵叱。他追求理想的美的世界，用锋利的笔解剖人们心灵中的利己主义。但在当时日本社会那种历史条件下，他不可能找到出路，而终于陷入了悲观厌世。

在《我是猫》里，漱石以“猫”为主人公，通

过“猫”的眼睛来观察人类社会。他用幽默的笔触，讽刺了现实社会的庸俗和丑态。在《哥儿》里，他写了一个正直憨厚的青年与社会上一些虚伪、狡黠的人的冲突。这是风格完全不同的两部作品。前者用相声般的语言来谈论严肃的社会问题；后者则自始至终是一种严肃认真的态度，唯其过于认真，甚至显得有些滑稽。但无论是哪一部，都是从正面批判现实社会的。他同时期发表的《旅宿》、《伦敦塔》等则是逃避正面冲突的作品。

漱石后来的作品深入人的内心世界，着力于对个人主义伦理思想的探索。在《从那以后》里，描写了主人公代助对旧道德的反抗；在《心》里，漱石探索了伦理思想中的所谓罪恶意识。

《心》由三部分组成。第一部分题名“先生和我”，通过一个青年学生的观察，来描写作品主人公“先生”的言行和内心。第二部分题名“双亲和我”，通过对青年学生父亲的病的描写，来衬托和对照“先生”。第三部分题名“先生和遗书”，这是作品的中核。通过先生在遗书中的自叙，剖析了一颗心灵。

“先生”原是一个单纯、幼稚的青年学生，对于社会上的丑恶、奸狡一无所知。双亲死后，受到了叔父的欺骗，被吞没了家财。从此，他怀疑社会上的一切人，对任何人都不再相信。但他在东京求学期间，却爱上了房东的女儿。可是由于他不相信

任何人，便怀疑房东太太对他的好意也是和他叔父一样别有用心，因而迟迟不敢表白自己的爱情。正在彷徨的时候，他为了帮助一个背逆了家庭的同学K，把K带到了这家来同住。不料K也爱上房东的女儿，并向他吐露了自己的想法。“先生”在震惊之余，抢先向房东家求婚，使得本来就已经厌世了的K自杀。他虽然用“计谋”夺得了情场上的胜利，却背上了负罪感的十字架。从此憎恨一切人，也憎恨自己，最后不得不以自杀来求得解脱。

这部小说并没有描写广阔的生活图景，也没有写什么重大的事件，但却通过一出恋爱悲剧，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，即资产阶级的道德问题。夏目漱石于一九一一年在大阪作了一次“文艺与道德”的讲演。在这个讲演中，他认为：明治维新前的道德，是封建社会产生的一种理想形态的，完全、模范的忠臣孝子理念。这种道德是由上面灌输的，也是强制性的。但是在明治维新后渐渐衰微了。他说：“往昔仰慕的理想已被看作偶像，取而代之的是开始以事实为基础从中创造道德，以至今日。”也就是说，那时已是探索代替儒教道德的新道德的时代，这种探索要以既有善又有恶的人性为基础。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新道德观是必然要与封建道德，或与明治时代那种封建资本主义的道德发生冲突的，夏目漱石在《从那以后》描写了这种冲突。作品中主人公代助的父亲是一个参加过维新战

争的武士后裔，维新后成了小资本家。这个武士与资本家的混血儿口口声声说要“为了国家”，实际上却是一个自私自利的伪君子。代助对这个父亲充满了蔑视、憎恶的感情，他用什么事也不干来进行消极对抗。但是夏目漱石认为“人性”中既有善又有恶，到了关键时刻，好人会突然变成坏人，在《心》这部作品中，他就作了这样的描写。“先生”的父母死后，开头他的叔父对他十分热情，但当他拒绝娶叔父的女儿以后，他叔父立即换了另一副面孔，成了施展狡计，侵吞财产的坏人。“先生”自己是“狡计”的受害者，但在关键时刻又用“狡计”去对付自己的朋友，最后不能不用自杀去求得道德上的“解脱”。

夏目漱石是一个严肃的作家，他正视社会现实，认真细致地去剖析“心”，但由于历史的局限，他不可能找到正确的出路。他苦闷，彷徨，甚至厌世，除了让他作品中的人物“自杀”，没有别的出路。我们今天来读《心》，要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来进行分析。资产阶级个人主义，在资产阶级上升时期，在对封建制度和封建思想的扫荡中，是有进步意义的。但随着资本主义走向垄断阶段，资产阶级的思想道德也日趋堕落、腐朽。所谓利己主义，所谓“人性中的恶”，绝不是人性中固有的，它是阶级社会的产物，是剥削阶级的污秽。在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今天，回过头来看看

过去的文学作品，是会得到一定的启迪的。

在写作技巧方面，《心》这部作品也有许多值得研究、品味的地方。夏目漱石笔下的“先生”绝不是一个脸谱化了的人，而是一个有血有肉的活人。“先生”受了叔父的欺骗，不相信任何人，但他却爱上了房东太太的女儿，并且相信她。这明显的是一个矛盾，但它来自生活的现实。人的内心是复杂的，不是可以简单地公式化得了的。“先生”同房东女儿之间，同房东太太之间，同好友K之间，是由各种各样的感情络合着的：有爱情，有嫉妒，有信任，有悔恨，有热情，有冷漠……“先生”的内心里不断地有波澜，有风暴，有伦理与现实的冲突，有善与恶的搏斗，有爱与恨的挣扎。K违背了养父母的意旨，被断绝了学费来源。“先生”因为曾支持过他按自己的意志行事，觉得此时有帮助他的道义责任，就想方设法把他拉来与自己同住。为了温暖K那颗冰冷的心，他恳求房东太太和小姐多接近他，用女性的温柔去溶化他心头的冰块。但这种道义的力量是十分脆弱的，而且实际上是附有条件的，一旦发现小姐有时单独与K谈话，他就萌发了嫉妒之念。K自杀后，“先生”背上了沉重的负罪感的十字架，受到了道德心的鞭责，他这种“生”，比死还要痛苦。他没有勇气向妻子忏悔，他说：“假如我用对待亡友的那种善良的心肠，在妻子面前忏悔自己的过去，她一定会噙着悲喜的泪

花宽恕我的罪恶的……我只是不忍心在妻子的记忆中留下一个阴影才没向她表明。”他想死但又可怜妻子，就“象是为了妻子拖着这条生命活在这个世界上”。但到了最后他还是选择了一条对他自己来说是最轻松的道路——死。乃木大将的殉死，虽然并不能说是他死的诱因，但的确使他想了一个问题：“对于这样的人来说，是活在世上的三十五年痛苦呢，还是举刀剖腹的那一刹那痛苦呢？”总之，对于明治时代那个知识分子在道德上的苦闷与挣扎，小说把它写得柔肠百转，凄哀缠绵，对于代表着明治时代的道德观的“心”，解剖得细致入微，刀刀触及神经。

夏目漱石的小说不仅对日本近代文学有着深远的影响，对于我国也有影响。我国从一九二九年，就不断有人翻译他的作品，鲁迅先生也译介过他的作品。

译者在北京大学东语系日语专业求学期间就爱读夏目漱石的作品。一九五七年在北京大学教授徐祖正先生指导下，准备撰写毕业论文《关于夏目漱石的〈我是猫〉》（此事记载在日文版《人民中国》杂志1957年5月号拙文《我们学习日语》上），但因为客观原因没有完成。时隔二十五年，徐先生早已作古，我当时收集的资料也多已散失，现在来写这篇文章，反觉气力不加了。

《心》这部作品，解放前就有人译过（古丁

译，东光书苑，1940年），但我始终没有找到这个译本。这次在漓江出版社的热情支持下，我又把它译了出来，贡献给我国读者。译者相信，这对于全面研究夏目文学，对于研究日本近代文学，不无小助。是为序。

周炎辉

1982年4月于湖南大学

日语教研室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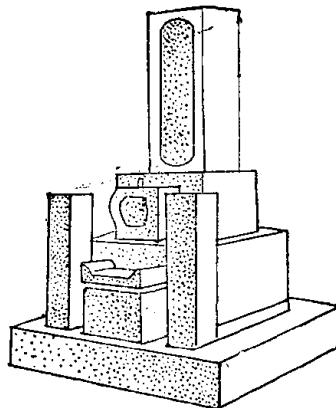
目 录

1 译本序言 (周炎辉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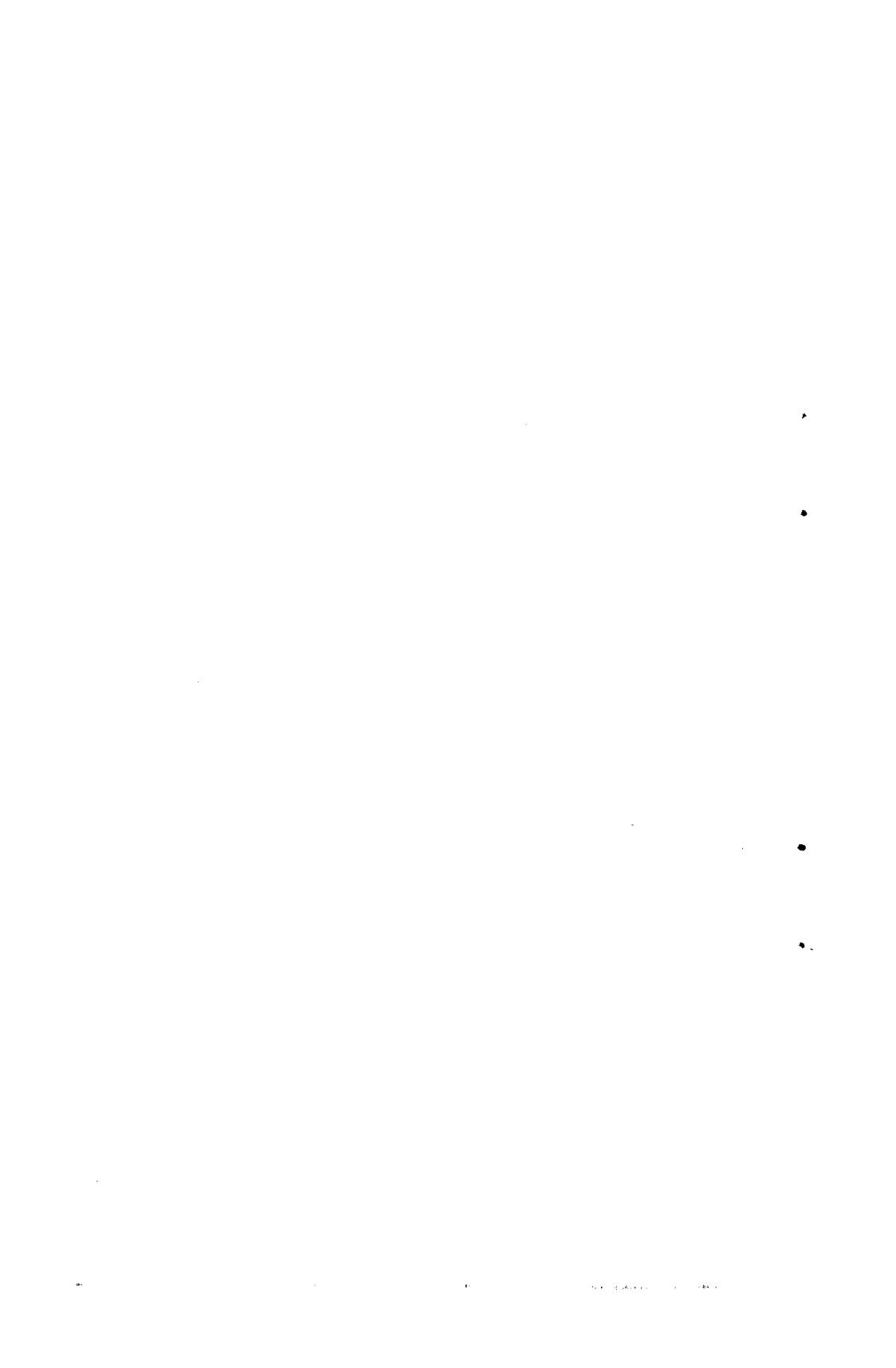
1 上 先生和我

89 中 双亲和我

131 下 先生和遗书



上先生和我



我以前总是叫他先生，所以在这里我也只称先生，而隐其真名。这倒不是出于对社会的忌惮，而是那种叫法对我来说更加自然。每当我回忆起他的时候，立刻就想叫一声“先生”。提起笔来心情也是一样，无论如何也不想冠上那种有见外感觉的姓氏。

我结识先生是在镰仓。那时我还是一个不谙世事的年轻书生。我收到一位利用暑假去洗海水浴的同学的明信片，要我一定去。所以我张罗了一点钱，就决定动身。我张罗费用花了两三天的时间，可是到了镰仓还不到三天工夫，那位把我叫去的同学突然收到老家打来的电报，要他回去。电报上说他母亲病了，但那位同学不相信。同学的在老家的父母很早就一直强要他答应一门不称心的亲事。按现在的习惯来说，他就结婚未免年纪太轻，而且最主要的是对方不中他的意。因此，暑假本当回去的，他却故意回避，在东京附近闲逛。他把电报给我看，同我商量怎么办。我不知该如何是好。但如果他母亲真的病了，他当然还是应该回去。于是，